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99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茅匠人家

□南京谢文龙

爷爷是个茅匠。茅匠就是修茅草屋的人。四十多年前,我六七岁的时候,村庄上仅有一两户茅草房。雨季来临前或者农闲时,就会有茅匠爬上屋顶换茅草、堵漏洞。施工时,檐口上方坐着小工,手握一根长柄的舀子,接过下面递上来的稀泥巴,转身再递给屋顶上的茅匠。茅匠用木头做的泥抹子把这些稀泥巴均匀地摊在屋面上。漏水的地方,还要垫上塑料布。房屋的土墙如果被风雨蚀了或者破洞了,也是由茅匠修补。一场活做下来,不仅小工身上一身泥,茅匠也像个泥猴一样。

我没见过爷爷做茅匠活。不仅是当时茅草房几乎绝迹,而且我有记忆的时候,爷爷已经老了。记得当时爷爷每顿饭都吃得很少,吃完饭还要把碗舔一遍,不浪费一粒米。如果我们把米饭菜掉到桌上,他就会捡起来吃掉,边吃边说:“不能遭过(意思是浪费会遭到上天处罚,是一种罪过),不能浪费!”儿时的我不以为然,觉得爷爷真是小题大做。

爷爷去世后,父亲偶然跟我们谈起他的经历,我才知道,父亲原来也做过茅匠。

当时父亲正上初三,成绩非常好。突然一天爷爷跑到学校,让父亲辍学回家跟他做茅匠。老师几次拒绝,甚至到家里来动员,还是拗不过爷爷的坚决,非常遗憾地同意了。

父亲始终没有恨过爷爷,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。父亲兄弟姊妹五个,奶奶体弱多病不能劳动,全靠爷爷一个人苦苦支撑。但是父亲心里是难过的,他说那些成绩不如他的同学,后来都上了高中,甚至当上了干部,他却回来当了“泥腿子”。后来村庄上没有了茅草房,父亲又当过船员、工厂的拖拉机手,一辈子都没有离开村子里的那片土地。

家庭相册

教导主任

□南京周世青

如今的大桥南路16号是南京十二中大路,而后从机务段经半年“师训班”到铁小任教。1972年铁中学生膨胀,他和六年级学生一道“升”入中学。恢复高考以后,他刻苦钻研语文教学,和几位名牌大学毕业的数理化教师搭档,专教高中快班。那几年,铁中还真有不少毕业生考上清华、复旦、南大等名校的。上世纪80年代国家开办高校自考,他边教书边自学,一年多就拿到中文大专文凭,这在省内算是很早的。

我们是1987年暑假一同搬到铁中教工宿舍的,我家是403,他家是402,是只隔一堵墙的邻居。在铁中我当了四年的教导主任,而他从副主任到主任,在铁中教导处一直干到退休。退休以后,他回上海了。前几年,每年还会来宁几次。

那天小聚,铁中教导处的四任主任都到了。另两位都是当年的青年才俊、教坛精英,经过教导主任的历练,一位在长期担任重点中学教学学校长的同时,在省市化学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;另一位担任下关、鼓楼教研员多年,堪称全区物理教研、教改的“掌舵人”。而令我更加欣喜的是在座大多是当下鼓楼教育的“各路诸侯”。

席间,大家谈兴甚浓,深忆南京铁中的过往,畅谈鼓楼教育的今天和未来。

我参加工作后相当长的时间里,外语也不是香饽饽,它和工作没关系,与工资、奖金也不挂钩,学它纯粹是没事找事。

到“跨世纪”那会儿,我所在的政工部门和工程技术部门一样,需要评职称。红头文件中规定掌握一门外语,选英语还是其他语种,各人自便。

单位重视职称考试工作,发外语复习资料、语音磁带,还办了辅导班。自己再买一个录放机,硬件就齐了。此时,为了表现自己尚有上进心,也为了工资待遇,无论如何得努力一把。令我高兴的是,临考前又有消息,工龄在多少年以上的,免考外语。

职称一事顺利过关,那几天去公司内的其他厂办事,遇到那些一起考职称的人,都是互相祝贺。并且捡到笑话一则:某某选择的是日语,因为工龄不够,只得考试,居然轻松过关。隔天,翻译科的日语翻译遇到他,询问如何在短时间内学到日语的,他笑,说自己只把资料背了一些,其他都是根据考卷里的汉字瞎蒙的。

时光如水

听父亲讲这些往事,我终于理解他当年为什么对我和哥哥的学习看得那么重。那些年,家里再困难,父亲也坚持送我们去上学,有时候学费是零碎钱凑起来的,有时候甚至推迟好多天才交齐学费。每次期末考试结束,父亲再忙也要看我们的成绩报告单。如果哪一门考得不好,父亲二话不说,一个耳光就打了过来。有一年开学,他送我们去学校,看到他同学正送孩子去城里上师范学校,就对我们说:“希望你们以后也能考上师范、考上大学,跳出农门,我这辈子的希望就全寄托在你们身上了!”

令父亲难过的是,我和哥哥都没能让他如愿。那时候,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,高大的身躯也像是矮了几分。为了生活,哥哥和我外出打工。离家的那天早晨,父亲都没起床为我们送行。

那年冬天我去当兵,父亲既有几分不舍,又有几分激动,仿佛又能看到他的心愿有实现的希望。当兵第三年,我把军校录取通知书递给父亲时,他的双手是颤抖的,眼里甚至有了点点泪花,把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,摸了又摸。

到了军校,父亲又特地问我学的啥内容。我告诉他,学的是建筑制图、施工测量、房屋建筑学、施工与项目管理等等,都是跟建筑有关的。父亲一听,大声地笑着对我说:“孩子,你这也算是继承了咱们家的茅匠传统啊。你们现在学的都是先进的技术,一定要好好学,不要辜负部队的培养!”

毕业后,我在建筑工地上负责过七八年的施工管理,也算得上是个新时代的“茅匠”了。这么多年来,我努力建设着我的工作、我的生活,传承着爷爷和父亲的工匠精神。

路,而后从机务段经半年“师训班”到铁小任教。1972年铁中学生膨胀,他和六年级学生一道“升”入中学。恢复高考以后,他刻苦钻研语文教学,和几位名牌大学毕业的数理化教师搭档,专教高中快班。那几年,铁中还真有不少毕业生考上清华、复旦、南大等名校的。上世纪80年代国家开办高校自考,他边教书边自学,一年多就拿到中文大专文凭,这在省内算是很早的。

我们是1987年暑假一同搬到铁中教工宿舍的,我家是403,他家是402,是只隔一堵墙的邻居。在铁中我当了四年的教导主任,而他从副主任到主任,在铁中教导处一直干到退休。退休以后,他回上海了。前几年,每年还会来宁几次。

那天小聚,铁中教导处的四任主任都到了。另两位都是当年的青年才俊、教坛精英,经过教导主任的历练,一位在长期担任重点中学教学学校长的同时,在省市化学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;另一位担任下关、鼓楼教研员多年,堪称全区物理教研、教改的“掌舵人”。而令我更加欣喜的是在座大多是当下鼓楼教育的“各路诸侯”。

席间,大家谈兴甚浓,深忆南京铁中的过往,畅谈鼓楼教育的今天和未来。

我参加工作后相当长的时间里,外语也不是香饽饽,它和工作没关系,与工资、奖金也不挂钩,学它纯粹是没事找事。

到“跨世纪”那会儿,我所在的政工部门和工程技术部门一样,需要评职称。红头文件中规定掌握一门外语,选英语还是其他语种,各人自便。

单位重视职称考试工作,发外语复习资料、语音磁带,还办了辅导班。自己再买一个录放机,硬件就齐了。此时,为了表现自己尚有上进心,也为了工资待遇,无论如何得努力一把。令我高兴的是,临考前又有消息,工龄在多少年以上的,免考外语。

职称一事顺利过关,那几天去公司内的其他厂办事,遇到那些一起考职称的人,都是互相祝贺。并且捡到笑话一则:某某选择的是日语,因为工龄不够,只得考试,居然轻松过关。隔天,翻译科的日语翻译遇到他,询问如何在短时间内学到日语的,他笑,说自己只把资料背了一些,其他都是根据考卷里的汉字瞎蒙的。

盛开的一朵花儿

□上海崔立

大中午,快递师傅满头大汗地进来,把货递给我,又问有没有凉水?我还没反应过来呢。母亲已从门口柜子里拿出一瓶矿泉水,微笑着递过去说,给。师傅再三感谢着离去。

我很诧异地问母亲,妈,你早有准备?母亲打开给我看,那个柜子里,整齐放满了饮料,都是给快递保洁外卖师傅准备的。

母亲有一次坐地铁。地铁空调温度打得有点低,站在一侧的小伙子,穿着短袖,似是着了凉,使劲地在揉鼻子。揉着揉着,小伙子终是没有控制住,哪怕是赶紧用手去捂住鼻子,还是有一些散落的水星子喷溅而出,旁边站着的乘客,赶紧皱着眉往一侧躲。小伙子尴尬地站在那里。

母亲坐在小伙子的正前方,没有皱眉,也没有恼怒,掏出一张纸巾,递给小伙子,说,给你,擦一下吧。小伙子的脸瞬间红了,不好意思地说,阿姨,我对不起啊。

母亲微笑着,没事没事,这空调打得冷,很正常的。

邻里间,楼上的小夫妻吵架,把东西砸得“砰砰”响,母亲听到了,上了楼,轻轻拍门,门开了。看着一片狼藉的屋子,看着眉头冷对、剑拔弩张的小夫妻,母亲微笑着,我年轻的时候啊,也像你们这样,和老头子吵,和老头子闹,现在想想啊,真的是后悔呢。

母亲又说,你们砸,你们吵,砸的是自己辛苦买来的东西,吵的是两个人的感情,真的没什么必要……

楼下的老夫妻俩,在过道里烧纸钱,纸钱快烧完的时候,窗口一阵风吹进来,吹得楼道里到处都是灰。老夫妻俩看着这一切,傻眼了。母亲路过,看到了那些散落楼上楼下的灰。母亲微笑着,没关系,我来处理。母亲去取了扫帚、簸箕,走到顶楼,从顶楼缓缓地往下扫,簸箕内很快扫满了,母亲就下楼倒掉。倒了四次簸箕,母亲把楼道扫得比原来还干净。老夫妻俩满脸感激。

母亲后来说,老夫妻俩年纪大了,腿脚也不灵便,我比他们年轻。

母亲的微笑,像是一抹暖阳,将那些坚硬的尴尬轻松融化。有一次,母亲在家里拖地板时,不慎扭到了脚。休息了两天,母亲由我搀扶着,到小区的街心花园中走走。花园里,邻居们看到了走路歪歪扭扭的母亲,都凑了上来,嘘寒问暖。一个说,大姐,还是要保重啊。又一个说,阿姨,你伤多久了,没事吧。

大家簇拥着母亲,没我什么事了。母亲在他们之中,脸上微笑着,像盛开的一朵花儿。

微情一刻

叶落知秋深

□北京王彪

叶落而知秋深。转眼间,街道上,胡同里,庭院内,已经铺上薄薄一层落叶。

前些天,很多人争相踏访钓鱼台、锣鼓巷,有的还登上香山,或者赶往喇叭沟,一睹银杏、红枫、黄栌和白蜡树的缤纷色彩。

我没有赶那么远的路,也避开了熙熙攘攘的人群。如今,不劳远求,这些落叶已经从高挂的枝头,纷纷落到近前。叶落,像京剧旦角迈出的云步,既轻又静,让人不禁联想到伶身形优雅,款款而行,给人美的享受。

从地铁到我居住的小区,上下班经过的路旁生长着一排银杏树。有的直径近于碗口那么粗,树高超过了双倍书报摊铁棚的高度。每次走这段路,我都要仰头观察一番,盼望叶片快些变黄。

寒露前后,它们终于开始泛黄,像旧书的页角一样微卷。后来,霜降来临了。风刀霜剑下,银杏树上的叶子通体变成金灿灿的颜色。秋风中,叶子簌簌坠下。我从旁经过时,不断俯下身,挑挑拣拣,选出两枚干净又完整的,带回去给儿子玩,或者当书签用。

路上,中年男人把银杏叶举起,赏玩一番,用手机拍照后发了出去。他会发给谁呢?家人,爱人,还是远方的朋友?

古时候就有将银杏叶赠人的习俗。在欧阳修写给梅尧臣的四十六通书信中,有一封信这样写道:“某启。寄惠鸭脚子,甚奇。”鸭脚子,就是银杏叶。梅尧臣,字圣俞。他亲手采集了一百个银杏叶,随信送给欧阳修,表达时节转换问候知己的浓浓情谊。

青年时期的梅尧臣就与欧阳修相交相知。欧阳修进步快,当上翰林学士后,大力举荐梅尧臣,让他得到一个重要的职位。后来,欧阳修当上了京兆尹,梅尧臣个性很强,并没有加以攀附,而是给自己立下“不登龙门”的规矩,即便对于既是朋友又是恩人的欧阳修也是如此。可是,这并不影响他们精神交往,诗文往还十分频繁。

欧阳修收到书信和银杏叶后,写了这一首《梅圣俞寄银杏》回赠:“鹅毛赠千里,所重以其人。鸭脚虽百箇,得之诚可珍。问予得之谁,诗老远且贫。霜野摘林实,京师寄时新。封包虽甚微,採掇皆躬亲。物贱以人贵,人贤弃而沦。开缄重嗟惜,诗以报殷勤。”字里行间,读得出欧阳修对梅尧臣所赠银杏叶的珍视,更有对两人深情厚谊的珍视。

叶落知秋深。秋意浓重的时节,寒冬来临之前,正是挂念亲朋好友的时候。电话里的一句添衣加饭,互道的一声珍重,不知道将温暖多少漂泊他乡的人。

“尽日苔阶闲不扫,满园银杏落秋风”。等到秋雨打叶,秋风劲吹时,落叶纷纷扬扬而下,树木只剩下枯枝,不要急着扫掉它们,让秋天的意味再留得久一些,让热爱秋天的人们再感动一次。

四时有景